周禮詳解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十八

宋 王昭禹 撰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王之所體者道也大宗伯所以佐王特道之物而已大宗伯之所建者禮也小宗伯所以佐大宗伯者特禮之物而已道不運於度數故求之度數而不得也降而生物則度數存焉大宗伯之所建凡明於本數小宗伯之所佐凡係於末度本精而末粗數畧而度詳聖人南面而治與萬物相見必以祀致飾焉則精

粗詳畧不可以不備也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
禮樂之文者能述然則大宗伯蓋與於知禮之情而
作之也小宗伯蓋與於識禮之文而述之也别而言
之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合而言之皆可謂之神葢
神無方無乎不在然古人所以求諸神者未嘗不在
焉有在故有方有方故有位右社稷左宗廟國中之
神位也兆五帝於四郊與夫四望山川丘陵墳衍國
外之神位也尊五帝而遠之則以宗廟為親賔山陵
墳衍而外之則以社稷為主右陰也而地道尊右社
稷地類也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向君子於其親
事死如生故左宗廟左右各因其所尚而非相為尊
卑故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而匠人營國亦曰左祖
右社言社則見稷言祖則見宗東西陰陽之中南北
陰陽之正昊天其君五帝其佐也君王其中而五帝
之運與五行同其休王焉故為之兆五帝於四郊五
帝也而兆止於四郊則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者也豈

同兆於南郊乎非特五帝之兆如此四類四望亦如之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風雨司中司命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所以聚之非一神也故經於上帝每言類而小宗伯天地之大災亦類社稷宗廟之位夫國之神位衆矣言兆五帝而不言地上之圜丘言山川丘陵墳衍各於其方而不言澤中之方丘言宗廟而不言祧廟則皆舉卑以見尊也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大宗伯既掌其本數矣小宗伯又掌其末度焉禁謂禁其所不得用令謂令其所當

用又有等焉蓋道通為一則無等矣禮別於五故象
天地之大而有高卑象四時之行而有先後卑高之
陳先後之序而自然之等存乎其間禮之為禮特輔
其自然者以等之而已用等之不同有尊卑焉於是
有廟祧之昭穆所以辨尊卑有貴賤焉於是有衣服
車旗宮室之禁所以辨貴賤有親疏焉於是有三族
之別所以辨親疏辨廟祧之昭穆合為三昭三穆與
大祖之廟而七焉昭穆之序尊卑之殺不可以不辨
也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而小史又辨昭穆何也小
宗伯所辨其序也小史所辨其書也自昔禹不先鯀
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蓋子雖賢聖不得先其父
新鬼雖大不得先其故凡以昭穆所辨其序固如此
也而魯之文公乃至於躋僖公夏父弗忌不能有以
辨之而已故君子以為逆祀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
室之禁者吉之五服或以九或以七或以五降殺以
兩凡以象其德凶之五服近止於三月遠止於三年

凡以稱其情車旗宮室必有禁焉則奢不僭儉不偪矣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者人之主也上親父下親子而已與之為三以父而親祖以子而親孫是之謂以三為五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是之謂以五為九夫親親之序自三以至於九而此特言三族之别則由隆以為殺篤近以舉遠正所以辨親疏故也三族之已立則本末斯從焉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者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明嫡正室其嫡矣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謂之門子曲禮曰孤子當室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大廟皆指嫡而言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牲齍尊彝之名物易知也而以小宗伯辨焉則名之所命物之所色有義存焉為難知也夫祭祀之事王

后親之而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六宮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者牲天產也其類屬乎陽而動然皆生之而後可殺焉是故謂之牲而辨六牲之名物則使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者共奉之盞地產也其類屬乎陰而植然其在器也各有多少之齊焉是故謂之盛而辨六盞之名物則使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者共奉之內外陰陽各從其類也非特是也頒六牲於五官亦從其類而分之也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冦主犬司空主豕此以其類而分之也至於六盞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而不言頒則無所分矣共言共其物奉言奉其事詩以大夫妻能循法度為可以共祭祀則共之言其物也以夫人可以奉祭祀為不失職則奉之言其事也酒正共后之致飲於賔客之禮使其士奉之酒人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凡此皆其別也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彝酌以祼求諸陰而已陰有常而無變故為之彝尊酌以獻居其所而爵者從之故謂之尊於彝言祼將則尊酌以獻可知也於尊言祭祀賓客則彝亦可知也祼將謂祼之時則將瓚以祼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爵辨其用與其實則尊彝之名物既不同故其所用亦異此小宗伯所以辨其名物以待其用也冪人先尊後彝彝畢而尊尊故也今此先彝而後尊者以言其用用則先彝矣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者衣服車旗或以有功而賞或以私恩而賜其賞賜亦有等差此小宗伯所以掌之也掌四時祭祀

之序事與其禮者謂天神人鬼地示之祭祀四時有之其祭祀之事則各有先後之常序若卜日省鑊示滌濯之類也禮則四時祭祀所當用之常禮若隆殺厚薄之類有度數存焉耳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者大貞謂以事之大者而卜以貞之貞以問問以知吉凶吉凶生乎動者也惟靜而正足以勝故易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卜以知吉凶惟靜而正為可問焉故洛誥亦曰我二人共貞大卜曰凡國大貞天府曰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國大貞則若卜立君卜大封皆大貞也奉玉帛則以卜而禮神詔號則詔大祝之六號玉帛以二精致其物詔號以六號辨其名皆禮之重者故小宗伯奉而詔之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凡祭祀賔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

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祭之物牲重而齍輕故此先省牲而後逆齍祭之序先腥而後熟故此先省牲而後省鑊省牲以省充人之所係逆齍以逆饎人之所共省鑊以省烹人之所具至於滌濯則無所不用以致其清而已詩云泂酌彼行潦可以濯溉蓋言所貴在此而不在彼滌濯以致其清宜在所略也此於牲鑊則言省於滌濯則言眡而眡又詳於省者蓋詩所美者道也而此所記者禮也告時於王者時至矣而後告之也告備於王者禮備矣而後告之也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者以時將之以授於王與后也故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此祭祀賓客之禮所以同用祼也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此祭祀賓客之祼所以同用瓚也王之祼也大宰贊之故大宰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大朝覲會同贊玉帛玉獻

王几玉爵后之祼也內宰贊之故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賔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小宗伯所謂以時瓚祼所以授王與后也鄭氏乃謂祭祀則奉而授王賔客則奉而授宗伯殊不知大宗伯王后不與而後攝載祼也詔相祭祀之小禮者以大禮大宗伯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大宗伯而已夫盛德之至其於禮也動容周旋莫不中焉果何待於詔相乎此則大宗伯詔相祭祀之大禮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蓋以言禮之意則動容周旋莫不中焉以言禮之事則有而為之不敢以易此詔相所以不可已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夫豈不知而問哉亦以有而為之不敢以易是所以為知禮也賜卿大夫士爵則儐者王命諸侯則大宗伯儐之也故諸侯雖卑如子男尤以大宗伯以子男雖卑亦君道也故隆之以致其伸諸臣之尊雖如孤卿尤以小宗伯儐以孤卿雖尊亦臣道也故殺之以致其屈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賔客受其將幣之齎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小祭祀則小宗伯之所掌也故其事如大宗伯之禮小宗伯既待賔客以六彛以時將裸則王於賔客之禮施之盡矣禮之道施報而已受其將幣之齎則邦國享王而報之禮盡矣夫報之盡在於將幣之齎則不幾於貨取者也蓋君子雖不可以貨取而亦不可以虛拘故成王之識百辟享與不享特於儀物多寡之間此所謂將幣之齎則亦以其儀先焉而幣之所齎將之而已謂之齎則所享之物莫不有多寡之齊焉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大師之禮用衆也故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言軍社則主軍其祖也言奉主車則社亦載於車也古者出師其始必宜乎社造乎祖其必載於車示有所受命也以此用衆其有不受命者乎社本義義為陰祖本仁仁為陽先社後祖先義後仁則陰陽事故也然則書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先祖而後社何也葢書方其誓而撫衆則宜先祖以誘之也有司大祝之屬也大祝之職亦曰大師設軍社祭有司亦大祝之屬也軍將有事則與戰合敵也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君子臨事而懼故有事於祭焉必祭四望則五岳四瀆山川之大者也山川為國阻固四望光絶其類則阻固之大者大兵之象故將戰則祭焉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 甸音田

大甸則四時之田也帥有司則帥大司馬之屬也夫大田之禮簡衆也故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獸可狩而獲者於禽爲大故饁之禽可擒而制者於獸爲小故頒之蓋盡而餉焉謂之饁頒則分之而已且田以簡衆則衆所不欲也田以獲取禽獸爲得焉則衆所同欲也先王以所不欲者寓之於其所欲故其於田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上殺者以爲乾豆次殺者以爲賓客下殺者以充君庖而面傷翦羽毛不成其爲禽者不以獻還舍於郊饁獸出而頒禽其獸與禽皆不以獻者也以此簡衆則得其所同欲而輕其所不欲矣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猶大宗伯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也故者人所爲烖者天所爲故禱祠於上下神示則靡神不舉求祭曰禱報祭曰祠雖然古之體道者將超於吉凶得失之表人所不能害天所不能烖而於此大故旅上帝及四望大烖禱祠於上下神示者特與民同患而已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

渳亡婢反 竁充内反

陳尸謂之肆大肆以秬鬯渳則死者人之所惡貴於潔馨故也及執事涖大斂小斂以順其體魄之藏也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則制色宜同故也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執事梓匠之屬獻器明器也獻明器則將以葬之反而亡焉始於此小宗伯於其生也以禮詔相之故於其將葬也則感而哭焉非特是也至於卜葬兆甫竁亦然也故亦如之喪祭之禮虞祔也既葬而祭謂之虞虞死者精神

無所歸而祭之也檀弓曰葬者虞弗忍一日離也虞祭既畢明日祔於祖父故有祔祭者以附祖屬於廟也成葬而祭墓為位者𠃧已封則謂之成葬成葬而祭則祭后土也小宗伯則為壇位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甸音田

王之會同軍旅田役皆有禱祠者以吉凶生乎動欲吉而避凶者人情所不免也禱以求福祠以賽禱祠皆有儀不可以不預習小宗伯於習儀則為位焉國有禍烖於禱祠亦肄儀為位故亦如之天地之大災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也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

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一陰一陽體此以示焉謂之禮儀者著乎末節以列數度宜之謂儀簡子之問禮及於揖遜周旋故太叔以謂儀也非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禮之義微而難知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掌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得於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數故肆師之職以展器陳告備為事肆之為言陳也明於可陳之數焉人之所依附此其名官所以謂之肆師神位既定然後國祀之禮可立大宗伯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建其意義而已必有玉帛牲拴之物籩豆簠簋之器然後其禮立焉故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大祀謂天地宗廟之祀也次祀謂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之祀也小祀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之祀也別而言之則天曰祀地曰祭鬼曰享合而言之均謂之祀也玉帛牲牷以禮神禮之隆也有牲幣而無玉帛者禮之殺也獨牲而已又其殺也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言牲而不言牷則知所謂牲者其牲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而言之則謂之帛制而用之則謂之幣夫牲以天產致味玉以地產致德幣帛以人力致禮次祀則去玉小祀則去幣而牲以致味禮之近人情者也下至于小祀焉益行我愛敬而親鬼神者牲也行我清明而尊鬼神者玉也行我和莊而交鬼神者幣也尊而交之患在其情不通則鬼神不可得而祀矣此三祀所以通用牲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歲時之祭祀有先後之別則有序矣序其祭祀則先後必以時也歲時之祭祀者祀之常也至于祈珥則非若常祀也祈所以求福若大祝之六祈是也珥所以禦妖釁若小子珥于社稷是也以祈福祥為先以禦妖釁為後故先祈而後珥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

牲之純者謂之牷牲之完者謂之犧春秋所謂魯郊牛口傷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則不可謂之犧矣大祭祀肆師展犧牲者視其完也繫於牢頒於職人者牛人牧人共牲者也充人養牲者也牛人牧人共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矣凡散祭祀繫於國門則職人非門人矣充人之職曰掌繫祭

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所謂職人者其充人之謂乎充人而曰職人則以充人職其事故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亦謂充人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果古亂反鬻音煑

宿為期卜前之夕也眡滌濯祭前之夕也祭祀必卜日者擇日之吉也祭祀必眡滌濯者致其潔也詩所謂吉蠲者於此見矣執事之人與日不能齊則其卜也其眡滌濯也不能以敬與恭交神明矣故皆宿為

期則馬祭之日表粢盛者簋以盛稻粱簠以盛黍稷簠簋既陳也則以徽幟而表之蓋粢盛王之所自致者也表而出之所以明其自致之尊也告潔則以鬼神所歆者在潔也詩曰吉蠲為饎以黍稷稻粱皆人所舂治而成食者易失於不潔故使肆師告潔焉展器陳則器及陳皆展之也告備則禮之備也小宗伯告備於王則肆師告備於小宗伯矣禮有告具有告備具則有所不備焉備則非特具而已及果築鬻者則築香草煑以和秬鬯以泲之而祼也相治小禮則禮之小者在所相而治之也誅其慢怠者慢則不敬怠則不勤祭祀之禮以敬勤為尚慢怠則非特欺於神也又欺人焉故誅之掌兆中廟中之禁令者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則四帝之兆也廟則七廟及遷廟禁令禁使不得犯者令則令其所當為者也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者筵几所以禮賓客司几筵設之肆師則臨而觀

之也築鬻贅果將者見大賓承大祭
皆主於敬故其祼賓也猶待其神焉

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甕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於畺及郊

儐所以接賓客之人也有上儐有中儐有末儐佐儐者上儐之佐則中儐是也所以佐宗伯焉大宗伯會同朝覲為上相則肆師為佐儐乃佐小宗伯也小行人將幣為承而儐則末儐其小行人與共設匪甕之禮者匪以實幣也甕以實醯醢也其物其事掌客遷人等共之也其所設之禮則肆師共之也饗謂以酒飲賓食謂以食食賓也授祭授賓以祭也記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殽之序徧祭之謂此祭也夫王祭則膳夫授之故賓祭則肆師授之與祝侯禳者侯者候之祭也禳者卻災之祭也國事之有侯有禳遠或至

於五百里之畺近或止於百里之郊小祝之官實主其事而肆師與之偕行也則以掌國祀之官而侯禳又其事之小者故也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衰七雷反中丁仲反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故肆師築香草煮以為鬯也序哭則以服之輕重為先後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則衰法既已示之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則男女之衰無異制矣授杖則王喪杖竹后喪杖木也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

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甸音田

師甸用命則賞於祖不用命則戮於社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以行焉示民以用命也遷主亦謂之宗者則以其繼太祖故也用牲以祭則肆師為所祭之位以位者神所立有位然後可祭也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於軍旅甸役之禱祠則為肆儀之位肆師於用牲於社則為位矣類造皆祭名聚其神而祭則謂之類至其所而祭則謂之造記曰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蓋非特禰上帝亦謂之造類非特上帝宗廟社稷亦謂之類也書之舜典曰至于岱宗柴詩之時邁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言封土而告柴則燔燎以達氣焉記曰因天事天因名山升中于天謂

此也祭兵於山川則謂兵之所過名山大川則從而祭之也以山川為國阻故有兵之象故因以祭馬類造在行始封及祭兵在行後故其言之序如此然則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於山川方其牲以祭也肄師則為之位而如師甸之事焉故曰亦如之凡師以民用命有功以神依之為助不功則以民不用命神不依助之故掌邦國與立國祀者任其事此大司馬所以厭而奉主車肄師則助牽祭貉師祭也表而祭之故謂之祭表貉詩曰是類是禡是也禡貉音通于禡則貉禡同也天子出征則貉祭所征之地而大甸獵以教戰也祭表貉肄師則為之位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芟色銜反獮思淺反

嘗嘗穀之祭也芟以作田故於嘗而卜之欲知來歲之芟有利否也獮教治兵戒兵之事故於獮而卜之欲知來歲之戒有備否也社祭土示稼土之事故於社而卜之欲知來歲之稼有宜否也夫于得也而不忘失于安也而不忘危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而使掌卜之官掌其卜欲預知其吉凶而為之防也如此則於卜也使肆師涖之不亦宜乎然芟主于除害也戒主于防患也稼主于興利也能防患害然後利可興也故其言之序如此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令之祭故畧於神者不得不祭令然後祭故蔽神者不得數祭歲時之祭祀乃其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則非常禮也禮之常者與其非常者皆待上令則祀事有節而無廢禮矣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謂是矣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者相其家人也大事則從其長故以佐宗伯小事則專達故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湄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鬱人掌以鬱金香草以和鬯酒者也蓋凡祼事則用鬱鬯築而煑之者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和鬱鬯用之以祼也掌祼器者以和鬱鬯因使之掌彝舟與瓚以祼焉祼之字從示從果者味也能下入地而復生出以致養焉祼者以味灌地求神而出之以致養焉故其字所從如此凡自下以交乎上者以陰中之陽蕭陰也臭則為陽自上而交乎下者以陽中之陰鬯陽也味則為陰司尊彝於四時之常祭春夏之祼則用雞彝鳥彝秋冬之祼則用斝彝黄彝四時之間祀則用虎彝蜼彝所謂祼器者此也鬱人掌之而司尊彝則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也天地之神不祼凡用祼者惟宗廟而已蓋人之死也魂氣升於天故焫蕭以求諸陽體魄降於地故祼鬯以求諸陰賔客亦用祼則先王之承賔猶承神也所以致其敬鬱人則以所煑之鬱金草以和鬯人之秬鬯以實六彝而陳之於祭前故曰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則圭瓚王用圭瓚后用璋瓚故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器也灌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祼則又因以贊其事焉詔祼將之儀與其節者儀謂奉玉送祼之儀節謂時之早晚也凡祼事則王及后與宗伯之行祼事也沃盥者沃水以盥手及洗瓚也沃盥所以致潔敬其事也大喪之渳共肆器則小宗伯所謂王崩大肆以秬鬯渳鬱人共其陳尸之器也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所謂器則大槃是也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鄭氏謂進奠之彝與瓚貍於祖廟之堦閒明奠終於此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者舉斝禮記所謂舉斝角詔妥尸是也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斝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于舉斝也量人與鬱人受其卒爵而飲之以明祭祀之禮鬱人掌贊祼量人制從獻之脯燔與之同其事必與同其福也贊祼者主以物之

氣氣陽也制從獻之脯燔主以物之形形陰也陽始
而陰終陽先而陰後相成之義則鬱人與量人受舉
斝之卒爵而飲之以其相
成於祭祀然後能受福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
齎廟用修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
王弔臨共介鬯禜音詠 修音卣

秬鬯以一秠二米者為之一秠二米天地至和之氣
所生名之曰鬯則以言和氣之條鬯也鬯人共秬鬯
而又飾之以巾故曰共秬鬯而飾之冪人以畫布巾
冪六彝則鬯人設巾以為飾可知矣然則祼之事必

以鬱和鬯者蓋鬱香草也以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
則黃以明德之中而著乎外也鬯取天地至和之氣
所生以名德之和而達乎外也先王所以承祀而交
神明者其德如此則其祼用鬱鬯者因以致其義故
也夫內有以致其德外又以設飾而致其美神其有
不享乎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是也王社之示
此於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
鬯言于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祼大罍尾罍也
社土神用尾罍則以土氣故也故祭祀社壝用大罍
禜則黨正春秋祭禜是也禜門謂禜於門也莊二十
五年秋大水用牲於門是也易以艮為門而八音以
艮為匏用瓢齎者此其義也夫雩禜祭水旱也則禜
所以除害門者利用出入之所在且以禦暴焉此禜
所以必即門也夫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用匏則有
養人之美道以為匏又中虛而善容亦有門之象也
則用瓢齎而下修蜃概散皆罍名可知矣廟用修則

增飾之以彩色山川四望用蜃則飾之以蜃凡祼事用概謂以朱帶為飾而橫概以落腹也疈事用散者蓋自概以上皆有飾惟疈事之罍則無飾故謂之散焉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故用修山川四方為國阻固扞蔽且以時通氣乎天地之間蜃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闔一闢其通亦有時焉故山川四方罍則飾以蜃凡祼必和鬱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焉故其罍以朱帶為飾而橫概落腹以概落腹能平物也疈事則蜡而疈辜以祭四方百物言疈則辜可知蜡以息老物物終則無飾矣故罍曰散與樂之散者謂之散樂車之散者謂之散車同意然則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此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歟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者蓋齊所以致潔以交神明故鬯以浴所以致其香潔也夫王內有潔淨馨香之德固足以感通於神明

而外又資於物之潔淨馨香以助其象體之養此內外所以兩脩焉凡王弔臨共介鬯曲禮曰天子用鬯蓋天子至尊凡有弔臨以鬯為摯非以自致使介執之以禮鬼神鬯人則共之而已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賔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嘑火吳反　嘂古弔反

雞於十二辰則屬酉於二十八宿則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者蓋雞之為物向陰而伏向陽而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正東方之畜也此所以列於春官故庖人用禽獻秋行犢麛膳膏腥腥雞膏也以秋金旺而木衰故膳以雞膏所以助養肝也則雞為木畜可知矣五官各有所共而雞人共雞謂之雞牲

則以生之而後殺也物以色之雞之色既不同則所用亦異故不可以不辨若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也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以雞之為物能知時而其鳴也則知將旦所以儆使夙興也然於旦言嘑者氣分而不背戾陰而有虞其事焉於百官言嘂者則以雞鳴致警其聲四達而非一也其嘑旦嘂百官以祭祀尤當致嚴而不可緩故於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而已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者所作謂之事言凡國事則其事非一也亦以雞能知時故使雞人告之時焉若庭燎宣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東方未明刺朝廷興居無節皆失是矣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者禳以却災禍釁以厭妖怪面禳則以所禳非一方也蓋古者侯禳于畺郊于四方皆有禳焉故曰面禳與釁用雞牲則雞人共之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尊彝以獻居其所而爵者從之故曰尊彝酌以祼求
諸陰而有常無辨故曰彝尊禮之器而義所寓焉
其器雖粗而可陳其義則微而難知義藏於不變之
大法而器則各有司存此司尊彝之官所由設也六
尊則自獻尊至於山尊之屬是也六彝則自雞彝至
於蜼彝之屬是也名物既異則所陳之位不同禮運
言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若此者
所陳之位也司尊彝非特掌其器而又掌其位尊酌
以獻彝酌以祼司尊彝非特掌其位而又詔其酌辨
其用則四時祭祀所用不同也辨其實則鬱鬯以實
彝齊酒以實尊也先言掌六尊而後言掌六彝則尊
卑之序也至於祠禴烝嘗追享朝享皆先彝後尊則所
用之
序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

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斝音嫁蜼音誄著直畧反

宗廟之祭其分於四時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是也其在於四時之間者五年之夏有禘三年之冬有祫是也禘以其追及於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以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為始故謂之朝享此六祭之名也至於致祭之節則宗廟之禮以獻為備始於二祼合王與后為二也次於朝踐為二也又次於饋

食為二也至於饋食之後又有酳尸之三禮凡九獻焉葢人之魂氣於其體魄相附則為生相離則為死故人之終也魂氣則散而歸於天乃有焫蕭以求諸陽體魄則降而歸於地乃有祼鬯以求諸陰求諸陽也故用天產而加之以營求諸陰也故用地產而以臭鬱合鬯而已禮曰臭陽達於墻屋臭陰達於淵泉者此之謂也仁者之求其親以求諸近為未足復求諸遠以求於下為未盡於是復求乎上故祭祀以祼為始而焫蕭乃在於朝踐之後是以禮曰既奠然後焫蕭又曰建設朝事燔燎羶香也祼然後朝踐以薦腥禮所謂腥其俎者是已朝踐而後饋食以薦熟禮所謂熟其殽者是也且祼者求諸陰也故坐室中而書所謂王入太室祼是也朝踐者陽也饋食者陰也饋食雖為陰乃所以致食味之道而已故其節同在於堂而禮所謂坐尸於堂又曰設祭於堂是也且人之生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

有生故禮以朝踐主於報氣則明饋食之報其形饋食主於報魄則明朝踐之報其魂氣與魄者神之道天之合也所以教之反始魄與形者鬼之道地之合也所以教之要終反始所以尊而敬之要終所以愛而親之故禮朝踐言教衆反始於饋食言教民相愛也然則朝踐者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者也饋食者用味報魄而事之以人道者也不能示之以天道則不智不能示之以人道則不仁故命特牲少牢之禮自饋食後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其親制之以死生之間者也然則祭祀之禮終於酳尸之三禮王與后獻尸尸獻王與后既又諸臣為一獻是之謂卒食之三獻而諸臣之獻乃所以酢尸也故曰諸臣之所酢也蓋酢所以報其酢之獻故通於酢如司几筵言祀先王酢席與諸侯酢席皆同用酢也酳尸必終於諸臣之所酢則造始者君成終者臣也夫尊彝之所用既不同則其名亦異蓋因時與事以致其

義焉故雞彝獻尊主於春而夏薰之鳥彝象尊主於夏而春兼之夫春者時之始而雞以其司晨而木之屬故用雞彝獻尊犧尊也春耕之時而耕以牛為主故用獻尊夏以五行為火而鳥火屬也故用鳥彝夏於時為火象以其火而南方之獸也故用象尊斝彝著尊主於秋而冬薰之黃彝壺尊主於冬而秋薰之斝彝水為禾稼之象秋者稼成而收斂之時故用斝彝著以無足止而著地蓋萬物於春為出出為行於秋為入入為止而著著有止之象也故用著尊冬於方為辨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黃彝飾之以目記曰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則以其小而辨於物也故用黃彝萬物發散於春而處藏於冬壺以收藏為事者也故用壺尊至於四時之閒祀則以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追享以尊尊則有義之德焉故彝以虎虎者義也祫自喪除朝廟始而合食於羣廟之主故謂之朝享朝享

以親親則有智之德焉故彝以雖雖者智也太尊太古之尾尊則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也故用太尊山尊畫為山形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是也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祫則以窮死者之所歸而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也故用山尊然春夏者用動之時也故皆象以動物秋冬者用靜之時也故皆象以靜物祫禘則有合四時之義故一以靜物也彝皆有舟尊皆有罍為酒戒也蓋舟能載物所受過量則有沉溺之禍罍為雲之象以雷能作陽氣以澤物作而不節則有浸淫之害則先王之寓意微矣非特是也至於醆以言其戔散以言其散觚言交物無節其窮為孤觶言用禮無度其窮為單先王以為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故於用禮每每戒焉後世猶至於飲酒無度沉湎淫佚用亂喪德用燕喪威儀亦罔非酒為辜者其不知禮意之甚也可勝痛哉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修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涚舒鋭反修直歷反

宗廟之祭尊彝所酌其節有四祼用鬱齊鬱齊不縮也酌以獻之而已然九獻之禮賓始於鬱齊故曰鬱齊獻酌朝踐用醴齊則以茅縮之而後酌也故曰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以醴齊尤濁茅之以茅縮去滓也饋食用盎齊盎以酒涚之而後酌也故曰盎齊涚酌記曰凡涚新之也又曰醆酒涚於清以盎其色葱白而尤清故涚以酒也凡酒三酒也三酒人所飲故曰凡酒酒用以酳尸尸飲馬則尤宜修治之以致其味故曰凡酒修酌獻用以齊而此言醴盎二齊者盎泛之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緹齊沈齊從盎齊用於饋食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致其實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

養焉故用三祭大喪存奠彝者謂大遣時奠者朝奠
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大旅有大故而祭亦以喪
禮悲哀以祈於神故亦存
之而不即徹故曰亦如之

周禮詳解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十九

宋 王昭禹 撰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几憑以為安者筵肆於地以為位者几筵之設其意微矣先王設官司其物而已故曰司几筵几有五則玉彫彤漆素之屬是也席有五則莞藻次蒲熊之屬是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辨其用與其位者事有不同則用與位亦殊也司几筵辨之而已其用之異則大朝覲大饗射之類是也其位之異則或在廟之類是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朝直遥反依於豈反鄉許亮反昨音酢

王南鄉則具位北北矣北者復命而辨於物之地則位北者所以體道南者萬物相見之地則南者所以接物惟道之至虛為能應天下之羣實此所以萬辨並至裕然而有餘虛動而愈出矣設黼依者白與黑謂之黼為斧形取其能以義制矣王以道而應天下之變事來能名物至能辨在其能以義制此王位所以設黼依莞蒲之細者完而用之紛以分垢污織成以為緣以莞為筵以紛為純皆柔而潔白成以全體道之質也肆於地上為筵加於筵上為席繅席則加繅飾焉畫純則雜衆色以章之德之文也次席則以次

列成文黼純則以斷制為義事之制也道出而後有德德出而後有事故莞筵紛純而加以繅席畫純又加以次席黼純此出道之序也玉者君子所以象德德有體可據也左右玉几則左右所憑者皆德焉玉德倫此故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侯祀先王受胙一用此而已必以祀先王胙席亦如之則玉德適合於先王故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胙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續胡內反

蒲筵者以蒲草為筵也續純者續采色以為緣也莞席者以蒲之細者完而用之以為席也紛純者以織成紛帛以為緣也右彫几者則几之彫刻者設之於右也蒲筵則柔從為體續純則采物有所受之以柔

從為體則雖滿而不溢右彫几則以義為主而刻制之文所以成其義義者陰也右亦陰也侯所以保其國而為祭主其德如此故祭祀用之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則致道之質以成祀事成德之文以受胙福致道之質則信由中出成德之文則禮自外作承賓事之大猶承神也故筵國賓於牖前則亦如之而已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則此所謂筵國賓於牖前者乃設筵於戶牖之前與戶所以通往來牖所以通天明凡賓主皆以禮信通往來而欲其照之于天此所以即戶牖之前也左彤几者几以赤為飾而設之於左也蓋色赤文明之物也所以合禮禮陽也左亦陽也然所謂左彤几特為祭祀之時耳筵國賓則不設几也蓋几之為物尊者所憑筵國賓則嫌以尊加焉至於祭祀則不嫌故也然諸侯祭祀及昨異席則其致道也佳成祀而已無黼依無次席黼純則離於事然後致道非王德矣有言繢純有

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繢摹成物體則曰畫考工記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若此所謂繢也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畫也夫繢純而後純則以諸侯采物有所受之畫純純而後畫而諸侯昨席用馬則以諸侯雖以謹度為孝亦致節故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甸音田柏鄭音樽劉音迫萑音丸敦音道劉音疇

熊席者以熊皮飾席或畫熊焉甸役當以殺用衆熊之為物具性殺故也漆几者以漆飾也漆者貞固之物貞固所以幹事幹事智也智陰也右亦陰也故右漆几吉事尚文凶事尚質變几以文為尚也仍几以

質為尚也此司几筵於五几五筵所以掌其名物而辨其用與其位之如此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傳曰器以藏禮揚子曰深知器械之所為則禮由己然則先王之於几筵名物用位如此豈苟然哉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藏才浪反中丁仲反

揚子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夫以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其所立則天位也其所治則天職也五服以章有德則天所命也五刑以制有罪則天所討也何福不除則享天之福也以莫不庶則受天之祿也觀

其所為九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此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之官所以謂之天府與傳曰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祖所謂祖廟者太祖始封之廟也其所守有人其所藏有物禁使勿為令使為之不於他廟而於祖廟者所謂貴始德之本也左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玉鎮者美玉之可以為鎮者是也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所謂大寶器者蓋若此類也典庸器注伐國所獲之器而傳得器用曰獲者是也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然則寶鎮寶器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得之非以德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為之先者以能傳其所寶為榮而以畀其後為之後者以能守其所傳為善而以紹其先則夫大祭祀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豈非示其能傳其所寶而守其所傳如此乎治中者計

治之書也謂之治中則以凡所治者於是而取中故也夫政刑之失始於不能察羣吏之治而察羣吏之治者惡乎而取正哉有治中存焉耳欲守其所傳使寇賊奸宄無自而作借竊陵侮無自而生其於察治庸可忽諸故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詔察羣吏之治者凡以預防其壞亂然後玉鎮玉器可得而守矣雖然以道泛觀者明則修人事以防其禍亂幽則贊神事以禦其災害葢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神也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明有以得乎人則幽有以得乎神其致一也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則又以神事特潔禦其災害與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

穀數則受而藏之

新經云民也穀也器也在人而已而所以制其生死所以制其豐凶天實有司之者焉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司祿所以制穀之豐凶也必祭之者王之祈於天以求福之助者乃所以為守器之成終成始者與民數有登下穀數有多寡既祭司民司祿而後獻其數於王王受而藏之於天府所謂天實司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豈徒然哉凡以奉承天之所為而已則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其於守器也何有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藏才浪反

典瑞之官掌玉瑞玉器之藏而名官以典瑞則器可知也蓋以合驗之則曰瑞以用言之則曰器故書輯

五瑞又言如五器則瑞器一也典瑞言六瑞又言六器亦以其合驗與形於用者言之耳名以命之物以色之用或用於朝日祀天之類或用於朝覲宗遇之類是也設其服飾則繅藉之在玉其猶人之服飾與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朝直遥反

玉人曰大圭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又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圭之象道之用也大圭杼上終葵首則其用也即其體而已用則散而小體則渾而大大圭之用即其體此其所以為大也故王晉之晉之者服之也服之所以蔵諸用鎮圭則四方鎮焉萬物養焉仁而已故王執之執之所以顯諸仁繅藉則以織組而成藻飾以藉玉也備五色焉謂之五采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朱砂以為朱所謂五采者丹砂之類是也采色一成謂之一就五就則五色皆成也繅藉則内玉之貞剛而以柔順藉焉五采則備德之文五就

則成德之事其致一也道之用則藏故晉大圭仁之
用則顯故執鎮圭其德則內堅剛而外柔順又有備
德之文成德之事如此然後可以朝日矣王之朝日
猶諸侯之相見也諸侯相見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
之器則王之朝日也以祀天旅上帝之器宜矣言以
朝日則以祀天旅上帝可知也玉藻曰天子玄端而
朝日於東門之外則玄端者朝日所服
之冕而大圭鎮圭者其朝日之玉與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信音身

制見新經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數之所在降殺以兩
王之玉也藻藉五采五就則侯伯之玉其藻藉三采

三就亦宜矣其上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其下以相見則諸侯所以上能蕃王室者以其下能睦四隣而已蓋天子之通道有在於君臣之義有在於賓主之禮禮與義雖出於道而有所分及其合而歸於道其宗則王而已此諸侯自相見之玉所以用朝覲宗遇於王之器故諸侯相見亦如之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瑑首轉反　覜他弔反）

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覜聘皆天子遣使於邦國也蓋殷覜曰視王於殷周之後遣臣於邦國以察視其命政之致否時聘曰問王於時見之後遣臣以恩問勞邦國以行征討之事圭璋璧琮則皆諸侯所執之玉也玉人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正謂是也聘禮曰賓襲執圭致命公襲受玉於中堂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公受幣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蓋覜聘以圭璋致命以璧琮

享也於諸侯則圭以致命璧以享也於夫人則璋以致命琮以享也圭銳以象君之用璧員以象君之體皆陽也故用之於諸侯半圭曰璋半璧曰琮皆陰也故用之於夫人亦各稱其德而已圭璋璧琮皆瑑焉則加以瑑刻之文則異於禮神之物而示貴飾以相見也二采則非二采不成為德一就則僅成事而已謂覲聘者臣之禮故其殺如此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邸丁禮反

邸猶邸宿之邸夫天地皆稱祀神之也神之則其器所象皆其所托而宿故稱邸焉祀天謂圓丘之祀大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然

天地之神妙物而不可測其見於外皆其用之所寄倏然而有忽然而無豈其常哉先王所以祀之者亦相其用而已四圭以璧為邸兩圭以琮為邸則璧琮以象天地之體其出也由體以起用其藏也攝用以歸體如斯而已餘見新經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祼圭謂祼鬯之圭有瓚謂以圭為柄也名之曰瓚則祭祀賓客之禮以獻飲為主祼非正禮以贊其事而已祼圭所用惟宗廟之祭與賓客之禮謂之以肆先王則羞其肆焉謂之以祼賓客則先王之承賓猶承神大享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也言肆先王於上則知賓客之有饗也言祼賓客於下則知祭祀之有祼矣玉人曰祼圭尺有二寸以祀廟言祀廟則賓客可知矣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射食亦反造七報反

圭璧者圭而以璧為邸也圭銳以象天之用璧員以象天之體日者衆陽之長月者衆陰之長星者陽精之所生辰者日月星辰之所次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星辰從其位成象而麗乎天以佐天之生成萬物麗於天者皆陽類也故祀之以圭璧焉璋以邸射者璋以琮為邸其貫之也若射之貫焉璋半圭以象陰之成事琮方以象地之體山以靜而阻固川以動而利物以險阻成形而麗乎地麗於地者皆陰類也故祀山川則以璋邸射焉璋邸必象射之貫則以山川通氣故也夫國主山川而保之其位在於四方而四方之諸侯王之所賴以扞內敵外山川之象也故其來朝聘而為賓客也至館而致饔則曰造出郊而致賜

則有贈以璋邸射而將之其用物亦與山川同也玉人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致稍餼則造贈之事也然則山川以形勢佐王而爲國阻固賔客以德義佐王而爲國扞蔽其用同物固其宜矣於圭言璧則知璋之非琮也於璋言邸則知圭之言邸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土圭尺有五寸所以測土深也故謂之土圭其爲法也所以度天之高四方之廣與土之深舉測土深則天與四方從可知矣以之測天時則致日月於冬夏春秋之四時而知其景之長短以之度地里則建國以封諸侯而知其域之大小蓋冬至日在牽牛景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也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以其景知其至否也春夏秋冬氣皆至則四時之序正矣

土圭之致四時日月者此也大司徒凡建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土圭封國以土地者此也玉人言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言致日而不言月者亦猶堯典於平秩南訛言敬致而不言月也蓋主成歲而言則成歲者陽也故不言致月也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音祖斂力驗反

玉人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玉瑞也其體足以鎮四方其用足以養萬物諸侯之在四方為王鎮禦故徵諸侯以之凶荒則在施惠以養民故恤凶荒以之其以之者凡以將王命故也牙璋者別象陰

之成事而有噬嗑之用焉出征也則以之起軍旅而
討有罪守國也則以之治兵守而防患難皆象陰之
成事而務除間故也璧羨者為璧而羨之也璧之體
其員九寸羨之則其長一尺以起度則度尺以為度
蓋自分而積之則為寸自寸而積之則為尺自尺而
累之則為丈其餘長短皆自是生焉度之在樂則起
於黄鍾之長在禮則起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
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焉然則黄
鍾之長也九寸則以樂由陽來其數取諸陽璧之羨也
盈尺則以禮由陰作而其數取諸陰度之為物雖粗
而陰陽之理實寓是矣圭璋璧琮琥璜之六物皆為
渠眉以組穿貫其渠眉而以聯之也渠溝瑑也璧琮
又疏通之此六物於大斂則加之也故曰以斂尸圭
在左琥在右璋在首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取象於
方明所以神之也璧以象天琮以
象地特疏之者所以通天地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難乃旦反

穀圭蓋如穀圭之文以信善為義以穀不失性能生生以養人也列土之君當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蕃王室苟相為怨仇則安能同心一德以尊天子哉故王遣臣以和其難則用穀圭使之各致信善之實無相疑貳不失信而務相生養也春秋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所謂和難者是所以平之也男女之合本於性善之端先王由可欲之善充之使至於有諸已之信而充之使至於美而不可加之嘉故婚姻之禮則謂之嘉禮聘女之所以納幣則務致其信善之實亦取其不失信而有均生養之義也故用穀圭士婚禮士大夫用玄纁天子加穀圭則所謂穀圭以聘女者天子之禮也然則諸侯有難以此和之則以信善相養於險阻之時天子聘女以此加焉則以信善相養於和平之日也能弭險阻然後和平為可致

馬故言和難而聘女次之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好呼報反行下孟反

圭形上銳琬圭圓其銳則宛而不剡以順為義而致柔克所以示愛也故以治德以結好治德者以其上有德於王下有德於民以此治而旌之也結好者行人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時聘以恩問之故謂之結好以其有好於主以此結而固之也治德為大結好次之仁之序也琰圭者圭形上銳又從而剡其末使有鋒鋩則剡而不宛有戈兵之象而致剛克所以示惡也諸侯之君有過惡其行或違正焉則以此而易之易行者易其惡而使之善則以威讓文誥加之而已除慝除去其惡慝之慝而大者則當如農人之務去草芟夷不復使存則誅伐之事以威讓文誥為先而誅伐為後義之序也先王制器以尚象而其義所

出蓋如此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飯扶晚反含戶暗反

大祭祀所謂祀大神示享先王也大旅所謂旅上帝旅四望也賓客之事所謂享賓也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共其玉器而奉之則共其物而又奉其事也飯玉碎玉以雜飯也含玉則致於死者之口贈玉則加璧與幣三者皆用玉以玉為陽精之純可以完其形且助濟其精神也玉府大喪共含玉而此又共者玉府掌造其玉典瑞則因其成物而共之也凡玉器出則共奉之非特大祭祀大旅大賓客之事而已謂凡玉器之用皆共其物而奉其事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制於上下聽之而不敢違者命也萬物致命於天臣民制命於王故王與天同謂之命上言之以為命下守之以為令命出於上則變而不窮令守於下則常而無變此命之字所以從令在左為是故也先王以是命天下皆有常數而天下聽焉而莫敢違故以典命名官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者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先王之時公侯伯子男以其分土而治人故皆謂之君公卿大夫士以其屈服而事人故皆謂之臣君道也而其名位有尊卑皆臣道也而其名位有隆殺則其儀命異而不同宜也其儀有等其命有數觀其儀則足以知其命知其命則足以知其儀故言諸侯之五儀則其命可知也言諸臣之五等之命則其儀可知也於諸臣言五等則諸侯五等亦可知也然儀與命皆以互見而必於諸侯言儀

諸臣言命蓋有命然後有儀公侯伯子男皆君道而其儀出於命為最隆故言五儀公卿大夫士皆臣道而其儀出於命則為殺故言五等之命蓋卑者尤以辨等為義而使之無覬覦故也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為上公為上公則九命矣上公有功德者則為二伯二伯者雖同於九命而九命者不必皆為伯也公其爵也伯其職也若自陜以東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此王制所謂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為左右曰二伯是也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

則國之城方九里宮之步方九百貳車九乘建旗九斿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凡皆以九為節也言禮而又言儀者昔子太叔見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蓋儀有在物者則若易所謂其羽可用為儀是也有在容者則子大叔所謂揖遜周旋者是也然典命既言禮物而又言儀則此所謂儀者容而已如所謂其朝位賔主之間五十步者是也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亦以七以五為節蓋禮文之數視其命而制之也王制曰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新經云自三命以下則已卑故雖言數亦以命人臣如王之上士三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命皆陽數無所嫌焉三公八命加一等則九命而為工公卿六命加一等則七命而為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則五命而為子男蓋近於王則其勢有所屈遠于王則其勢有所伸者不言孤則孤與卿同六命矣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適丁歷反下遐嫁反

古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諸侯之適子雖有繼立之義而謂之象賢則非徒立之也謂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誓而命之也夫立嫡者先王所以防僭亂也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其君或老疾故也誓於天子則已成其為君之嗣故攝其君以行禮則降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若公之子則眡侯伯之禮若侯伯之子則眡子男之禮不敢備其君之正禮也未誓則未有為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同於孤之禮也雖上公之子未誓亦然所以正名分而尊天子之命也夫其道足以衣被人而飾之以炳蔚之文章者孤之事王之孤與公之孤皆謂之孤以其特立而無朋其德則同矣其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固其宜也大

宗伯言孤執皮帛典命言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摯用帛惟此而已然則書所謂三帛者此與上公諸侯之君為已尊由天道而其德與王同焉故其臣得立孤以有特立無朋之臣然後足以承由天道而公之君故也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亦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卿次於孤故三命大夫次於卿故再命士又次於大夫故一命侯伯七命卑於公故不得設孤其臣命亦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五命故其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士不命而曰各眡其命之數者蓋雖不命亦眡一命之數者焉夫侯伯之君與公異命而其卿大夫士之命與公同者蓋自其君之命數而為之降殺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不得設孤故進其三命之卿而與上公之卿同焉以其臣命之降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則進侯伯之臣而與公之卿大夫士同

命亦可致其勸而無加矣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先王之時典命之職修而上不以偪下下不敢僭上則以其所受於上者若之無所違也後世失是揚之水刺大夫之僭禮則有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采菽刺幽王而思古則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然則典命之所掌庸詎可廢哉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蓋德不能以自彰也有君子之德者必文之以其容容不能以自莊也有君子之容者必飾之以其服先王制為衣裳冕弁豈徒為繁文虛飾哉其制之所取必有微而難知之義其官之所掌必有麄而可陳之法其義之所存其法之所在使天下之人相與目擊而心喻深明乎不說之

意於其閒矣此司服之職所由設也衣服一也以其衣以蔽形謂之衣以其服以行道則謂之服吉禮所以飾歡也凶禮所以飾哀也飾歡則尚文飾哀故衣服則尚素其名其物其用事有不同也則司服之所掌從而辨焉固其職也荀子曰裨冕黼黻文織資麤衰絰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則司服之所辨者外以稱其事內以稱其情故也謂王之吉凶衣服則禮當自王出也以王為主而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之服皆在所掌矣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鷩必滅反 毳昌銳反

大裘黒羔裘無經緯之文無繪繡之功以象天道之自然也其色黒則從乎至幽而已以象天道之無為也羣而不黨則又由天道而公焉致恭以有禮則事至尊之道也故以祀昊天上帝為足以稱之名之曰大為是故也昊天上帝大神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神則妙萬物而不可測昊天上帝惟其有妙物之神故即無而有即有而無在體為體而不滯於體在用為用而不拘於用先王以為非致其道則不足以格之非盡其禮則不足以事之故大裘所象如此大裘正以祀昊天上帝為主五帝則佐昊天上帝以成萬物其用則各主一時其位則各列一方其為德則既有所分矣故祀五帝則亦如之而已然五帝之德既有所分裘不可以徒服蓋亦服袞故記曰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然則祀五帝則内服大裘而外服袞冕矣記曰大裘不裼蓋謂此也大裘以象道袞冕以象德五帝散道而之德則德著乎外而道隱乎内故服

大裘而加以衮冕周之冕服九章而已衮冕自山龍而下無為而仁者山也仁而不可知者龍也先王之德象此故享先王則衮冕也鷩冕自華蟲而下華蟲即雉也以其色文明禮之象也先公之德如此享賓也大射也皆以禮而相接故享先享射則服鷩冕也夫王者天下之君也公者一國之君也王有天下則其覆下也以仁公有一國則其事上也以禮此冕服所以象其德之意與以周之祖廟考之則先公尊於先王以周之列爵考之則王爵尊於公爵以先公之尊而其所服止於鷩冕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為敬故弗敢也毳冕自虎蜼而下虎義也蜼智也象之於宗廟之彝器則以能常奉宗廟而致敬焉岳瀆山川國之所賴以為阻固足以扞難而防患智與義之象也人君所賴以保其宗廟焉故祀四望山川則服毳冕也希冕自粉米而下二章之服也其章為

少矣故謂之希米能養人粉之則利散而均社以祀五土之神也稷以祭五穀之神也春之祀戶夏之祀竈季夏之祀中霤秋之祀門冬之祀行皆以其能利人而養之也故祭社稷五祀則服希冕也玄冕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稱衣之玄焉玄之為色終功之時也羣小祀也其在天則日月星辰是也其在地則四方百物是也皆終天地之功而其為功則小矣故祭羣小祀則服玄冕也然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員後仰而前俛玄表而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也前員者無方之用也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玄者北方之色與物辨之時也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朱南方之色與萬物相見之時也名之曰冕以與物相見名之也六冕之服其衣則皆玄其裳則皆纁玄者正北方之色無為而與物辨德之象也纁者黃赤之間西南方之色有為而與物接事之象也德成而上故衣以玄事成而下故裳以纁服有六而冕則一者

陽純而奇陰雜而偶之意也然則施之多少則又稱其服之降殺焉此制作之大凡也

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甸音田

以冪首而俛焉則謂之冕上服以臨下也以收首而入焉則謂之弁下服以事上也下服以事上而人君亦服弁者上得以兼下故也冕主於奉祭弁主於涖事常弁者遠物性而制之皮之為物順其性而不革則質具焉質而不全則質而已矣蓋兵者所以禦亂也所以除害也彼欲亂而我制之彼肆害而我誅之以威克愛以猛勝寬殆非人之所欲是違其性矣故用常弁服取其革之質則所以象兵之義其染赤為之則以宣布著盡之義於是乎可見矣皮弁者順物性而致之文質具焉蓋天下莫不願治而王日視朝

聚精會神以講天下之治有文以相接有質以相辨
則順物性而制之矣故視朝則皮弁服也其用鹿皮
為之則以知接其類為義蓋鹿羣居則環其角以外
向食則鳴而呼其羣詩之燕羣臣嘉賓必取諸鹿鳴
者此也冠弁玄冠也以冪首而有度數存焉則謂之
冠弁則有事矣故尚赤赤南方之色有事之地也向
方習武未有事也故尚玄以玄者黑而熏赤北方之
色未有事之時也蓋黑而熏赤色則赤藏乎黑之内
未著乎外也先王以武事藏乎向故其所象如此凡
凶事服弁服者鄭氏以為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
衰弁經鄭氏以為如爵弁而素
加環經其服錫衰緦衰疑衰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
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喪大

裁素服為于偽反

天王有父道故諸臣服斬衰王后有母道故諸臣服齊衰謂之天天王則以王為天故也明不以王為天則弗服矣故諸侯之大夫自天其君則為王緦衰而已錫衰鄭氏謂麻之滑易者緦衰謂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謂有疑於吉然君為臣服而已既葬則除之矣此以義勝恩也臣之於君則其恩特加隆焉故服視父母然錫衰緦衰疑衰三者皆服之輕者而用之于弔故皆同服弁絰也錫如金錫之錫以金性堅剛而錫則散施而金性易矣然則麻之滑易者施於喪服亦如是焉故曰錫衰緦則又輕於錫以緦麻縷數服至於緦衰不足也致其恩而已故曰緦衰疑衰則又輕於緦以吉服十五升布而疑衰則用十四升是有疑於吉矣故曰疑衰大札大荒大烖皆天地之變故王素服如喪禮焉蓋憂存乎內則發乎衣服夫修

德以銷其變者本也素服以待其變者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行矣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孫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孫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歛衣服皆掌其陳序

凡諸侯之服各視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九章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夫公以德言則與王同以位言則與王降故與王同九章之袞記曰三公一命卷其有加則賜也然則此言公之服則上公若王之三公則其服當有所屈矣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東人欲周公之有袞衣而不歸周則公之歸周不服袞矣然則三公八命當與侯伯同服鷩矣三公八命而服鷩則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毳矣大夫四命則服章之希冕與諸侯之孤同服矣然則詩之大車陳古以刺周之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而其詩曰毳衣如菼毳衣如璊者何也蓋所謂周大夫者卿也故周官無上大夫所謂卿則上大夫是也卿六命則服與子男同毳宜矣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此以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

童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然則典命不言王之士以理推之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則王之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矣王之三命再命之士其服當同於一章之玄冕則一命之士亦服皮弁矣卿大夫之服加以大功小功則無緦矣則孤與諸侯又無大功小功矣蓋或制一國之命或與其君共政習之如是也後貴足以臨賤義足以勝恩其齊有玄端素端則非特士為然也自公而下皆然玄端則玄冠也素端則素冠也齊則無為以待事也故其冠以玄與素而已名之曰端則取其正也凡吉禮之致齊者皆玄端而凶禮則皆素端矣玉藻曰玄端丹組纓諸侯之齊冠

也以此推之則天子之齊玄冕諸侯而下皆以玄冠矣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則共王以衣服而又奉其事也復衣服則始死復魂之衣服也斂衣服則大斂小斂皆有衣服也奠衣服則陳於坐上之衣服也斂衣服則陳於庭序以興觀者之斂也復斂奠斂所陳之衣服皆有先後之序司服則掌其所陳序故曰皆掌其陳序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蹕音畢

祭祀之禮有國中之祀者有國外之祀者所謂外祀者國外之祀也若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四望

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也鄭氏之所謂外祀所祀於四郊者以此也兆謂之壇兆守謂守其兆域皆有域謂凡國外之祀謂之兆守者皆有營域故也掌其禁令者禁使不得犯令其所當為焉以時祭祀謂天地山川之類是其祭祀也皆有時矣帥其屬而修除者治其外之謂修除舊置新之謂除徵役於司隸蓋司隸掌帥其民而役國中之屬事故也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屬禁而蹕之者厲禁謂嚴厲禁止之地蹕所以止行者將祭之前帥其屬而修除則以修治為事而致其潔及祭之日帥其屬守其厲禁而蹕之則以禁止為事而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之義也其事則典祀掌之其義則王者明之故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失其義陳其數有司之事也先王設官豈徒然哉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

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黝於糾反堊烏路反本或作惡同隋許恚反

遠廟為祧守廟兆而名之曰守非守兆則廟可知矣故祧之字從示從兆遷祖也令所神事者兆於此故謂之祧廟之字從广從朝到广以朝焉故謂之廟先王之制德厚者流光天子七廟稱其德也廟有昭也而祧以兆之故昭與昭為三廟有穆也而祧以兆之故穆與穆為三三昭三穆以義率祖順而下之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以仁率親等而上之也先王之於親事死也如事存以其雖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然體物而不可遺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者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為不可褻而忘哉亦所以示其體物而不可遺之意也遺衣服者謂大歛之餘也先王先公其遺衣服藏於廟

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神此之謂體物而不遺也司服之職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則所謂各以其服授尸者蓋其所服各有稱也其廟則有司修除之以廟則近而親故也其祧則守祧黝堊之以祧則遠而跡故也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享嘗乃止故有司不復修除守祧黝堊之而已爾雅曰地謂之黝墻謂之堊蓋黝以黑飾之堊以白飾之治事有漸故也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以肉謂之隋蓋尸祭之餘也藏其隋則埋以藏之藏其服則藏於廟祧也亦所以明神之所依也記曰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此之謂也

周禮詳解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

宋 王昭禹 撰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攈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比本又作庇匹氏反莫音暮相息亮反

世婦每宮御二人其職以掌世婦之事為主故名官曰世婦然則自后而下有三夫人九嬪之屬而名獨以掌世婦之事為主者以三夫人無職而九嬪其職亦已尊故也女宮鄭氏謂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於祭前豫告使齊戒也比其具則次序所祭祀當具之物若濯概齍盛之類是也内宰詔后禮樂之儀則見於周旋動容者也世婦詔王后之禮事以祼獻薦徹之節也非特儀而已内小臣擯詔后之禮事則以詔而擯之其詔蓋始於世婦内小臣又從而擯詔焉帥六宮之人共齍盛者帥世婦女御也蓋世婦率女御濯概為齍盛女御凡祭祀贊世婦故也夫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小宗伯也世婦之則帥之而已外宗凡外女之有爵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其職主於佐后世婦又從而相其禮事大賓客之享祀后亦有亞祼亞獻之禮外内宗佐之而世婦亦相之也故曰亦如之以先王之承賓猶承神故也

故於王后之禮事則以言詔之於外內宗之禮事則以事相之尊卑之序也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世婦則比其已哭者而已夫哭者所以致其哀思之情內必有敬心焉不敬則有慢心故苛責而罰之王后所以母天下其體至尊其形至佚於婦人無所事拜焉有拜事於婦人惟大喪而已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由此推之則后亦拜夫人於堂上可知矣世婦於后拜則以言詔之以事相之而已內事有達於外官者則亦六宮有徵求於外也世婦則主通之使相共授焉夫內外之通令有內豎掌之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又掌之如此則其出入也有節而內外辨矣夫世婦每宮卿二人六宮則凡十二人矣蓋祭祀賓客之禮事其薦獻之節交接之儀其禮縟而其事繁則命宮卿之數如此之多凡以明其禮事不可簡而忽也如此是乃所以稱其事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傳直專反 從才用反

內宗王同姓之女有爵者婦人無外事故使之掌宗廟薦加豆籩加豆加籩以象饋之有加則醢人籩人所謂加豆加籩之實者是也必使內宗薦之則以其同族故也卒食之禮以樂徹於造所以助氣體之養先王以生事死以存事亡故祭祀徹豆籩亦以樂焉方其以樂徹豆籩內宗則佐后外宗佐后而內宗亦佐者則后徹傳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也先王承賓如承神故饗食賓客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徹豆籩亦如祭祀也王后有事則從者則吉凶之事皆在焉大喪序哭者則與宮中

之哭者序焉哭諸侯亦如之則諸侯來朝而卒於王國者諸侯以王為天而服斬衰則王視諸侯如子而亦哭之也哭之之禮則司服所謂王為諸侯緦衰者是也內宗亦為之序哭者故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亦以同族故也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而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矣則亦以其同族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眂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外宗王異姓之女有爵者内宗以其同族故爲加豆籩外宗異族故佐贊后及宗伯而已眡豆籩者非特佐后而又視其實羞齍則薦其簠簋之實方其作樂而羞齍亦外宗贊之也王后之獻則亞王獻禮亦外宗贊之也王后不與則有故而宗伯攝其禮故贊宗伯大宗伯之職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謂此也小祭祀掌事則宫中之祀五祀之類是也内宗賓客之享食佐后傳豆籩外宗賓客掌事如小祭祀之事則非特傳豆籩之事而已凡賓客之事皆贊后也内宗大喪序哭者則與宫中之哭者序焉

外宗序内外朝暮哭者則大喪序内女外婦之序哭者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

以其族

出於一則守以家反於一則包以冢有形而累者皆然故冢之字從豖從勹則封土為壠山頂之高亦若冢然故爾雅曰冢凡地類之高者皆謂之冢所謂冢君冢宰冢婦者以其高故也禮大夫家有家乃有冢凡掌公墓之地者所以謂之冢人必命之以人者蓋由人之道有形而累者乃有是事而過是則非冢之所能包矣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則掌其墓地焉貴賤尊卑左右前後各有兆域而不可相侵入考辨其地圖為地形及丘壠所處皆有圖葬者則依圖而授之地也昭穆之序非特施諸宗廟而已葬亦有焉此上下尊卑之分所以嚴而不可亂也且人之生則聚而相親死則辨而相遠苟不以族而相葬是何異豚子之食於死母乎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矣先

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者皆使之以類相從此仁厚之情篤於親親而民德由之歸於厚矣諸侯縣內之諸侯也諸侯有君道尊於卿大夫士故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卑於諸侯故居後各以其族則亦以昭穆焉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事親孝然後忠可移於君孝者仁之本忠者義之實也死於兵者雖得於義之實而於仁之本有虧焉以其不能自全其德所以絀之使葬不得入兆域焉夫死政者既養其老孤而又享之所以勸之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所以絀之也勸之以明其有義絀之以明其非孝欲人兩得之而已必於葬絀之則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也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尚貴也蓋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請度之度待洛反

天子七月而葬大喪既有日於七月而定喪之日也冢人於是請量度所竁之地始竁之則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也凡祭為尸皆取所祭之類故宗廟之尸則以其昭穆之閒山林之尸則以山虞竁墓之尸

則以冢人以度為丘隧者隧墓道也負土曰隧無負土曰羨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故僖十五年晉侯請隧不許故封土為丘負土為隧其廣袤所至皆有度焉喪之窆器者窆下棺也窆器則下棺豐碑之屬也冢人則共之鸞車遣車也巾車所飾亦設以鸞旗故曰鸞象人結芻人孔子所謂為芻靈者是也言鸞車象人言之於壙而治役冢人於下棺執斧涖馬所以威衆也凶器明器也既窆冢人遂入而藏之正墓位則正其所居左右前後也蹕墓域則若墓大夫之巡墓厲也守墓禁則若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凡祭墓為尸則非特甫竁為之尸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則授之兆域所至之地使之自竁窆均其禁則均其地守之禁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

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冢人墓大夫皆以下大夫為之掌公墓之地者則名官謂之冢人掌凡邦墓之地者則謂之墓大夫焉蓋冢以丘壠之度言之自天子以下其墓皆有封土之度此掌公墓之地者所以名官以冢人也凡邦墓之地域則萬民所葬之地欲其致孝以思慕其親焉故名官以墓大夫也必以大夫名官則萬民之墓皆有私地或欲其無相侵爭必其智足以帥人之大者然後可以為之故爵以下大夫而名官亦以大夫也公墓之地其徒百有二十人而墓大夫其徒則二百人者以民之類衆非多其徒不足以給其事也然邦墓地域禁令度數皆掌於墓大夫又帥屬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人自求地家自置守者異矣

職喪不解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君子之所性由中出以言之則未至於樂不可以言學之成也掌成均之法以合國之子弟而教必職之大司樂者其以此與昔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亦此意也記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成均蓋五帝學名也教學之道成其虧均其過不及而已故其命名如此夫自天之莫為言之則性之在人無成與虧也自人之或使而言之則有成與虧也自合而渾以言其同則道之在人無過與

不及也自離而散以言其異則道之在人有過與不及也莊子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由此觀之則人之性雖有無待於外德不殊天降之才一誘於物則孰能全之而使不虧哉則成者所以成其虧而使之全也中庸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雖受中於天地降衷於上帝一流於偽則孰能折其過而使之就乎中勉其不及而使之企而及於中哉則均者均其過與不及而使之中矣成均之學所以教人者如此則性命之理實寓於度數之間矣大司樂之所掌所以又有法焉以治建國之學政則學者道之所自出道不可以須臾離則學不可以一日廢於天下故建國則有學焉夫有教則有學有學則有政政所以正之而凡治教勸沮而

者先王將與共天位治天職則不可以不教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因其理也然教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則器亦隨窳而不良則教國子者非有道有德者又烏可哉道者人之所同由而由之者或不能以自知德者人之所同得而得之者或不能以自明惟和於道者然後能教人而使之由於道順於德者然後能教人而使之廸于德然則保氏養國子以道所謂有道者教之也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所謂有德者教之也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者禮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言主於樂教瞽所宗焉古之人於田則祭田祖於馬則祭先牧於飲食則祭先食於養老則祭先老皆所以示其不忘本也又死以道德而教者其不然乎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所以示其不忘於所教與然必祭於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夫國子之合無政則亂無教則怠其正之也移屏而已無成均之法則人性失中

其教之也記誦而已無道德之師則人心失正有教焉以使之學有政焉以使之稟其治之以中法廸之以中德又皆本於道德之師而且成之以樂則先王之教國子不其至乎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國子賢者之類功臣之世也謂其賢也則將進之以位謂其貴也則將授之以職德不足則不可與有為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容不足則不可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樂德樂語樂舞者其可緩乎以樂成其德則謂之樂德以樂達其語則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則謂之樂舞樂德有六中以本道之體由是而達其

義以為和達其敬以為祗庸以本道之用由是而充其愛以為孝充其敬以為友此樂德之序也樂語有六興道諷誦言語興道諷者樂語之用也誦言語者樂語之體也以用言之興者感物而興也諷者風被而使動也非興非諷直道其事則謂之道而已以體言之彼有言而吾誦之則謂之誦彼有問而吾答之則謂之語非誦非語自形諸言則謂之言也此樂語之序也樂舞有六雲門大卷者黃帝之樂也雲者天之施門言其所出卷言其所聚蓋言其德如雲之出則曰雲門能聚物類則曰大卷又謂之大章者章之也大咸者堯之樂也亦或謂之咸池咸言其以虛感物也池者治之澤也大咸言其感物無不周焉大磬舜之樂也舜之德莫大於紹堯故曰大磬又謂之九磬則言其九成也皇以道而作樂也升之以法象乎天故以雲門言之帝以德而作樂也降之以效法乎地故以咸池言之大夏者禹之樂也功業莫大於禹故曰大夏夏以

言其文明也與書號禹曰文明同意大濩者成湯之樂也言其以寛代虐而有所獲也大武者武王之樂也言其誅暴伐亂而有所制也湯武一道也而武王之樂名以武者以我武惟揚於湯有光故也夫時異則異德世異則異功發於聲音形于動靜凡以稱此此樂舞之序也然則德主於中者也有德必有言有言必有容言與容正於外者也入道之序中有主而後中正外有正而後行而樂自內循而達之也此大司樂之教所以先之以樂德而以樂語樂舞次之與古之制舞者有大舞小舞大司樂教國子以雲門韶濩之屬所謂大舞也樂師教國子有帗舞羽舞皇旄干人之屬所謂小舞也然則制舞必有大小者蓋古之教國子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則樂師所教者十三舞勺之小子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大司樂之所教二十之成人故教之以大舞一以順其時一以稱其德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音悅

陽聲之所合者其管有六謂之六律黃鍾太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是也陰聲之所合者有六謂之六同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是也名之曰律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也名之曰同以其為律之偶而同于陽也宮商角徵羽所謂五聲也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所謂八音也雲門至大武所謂六舞也樂之作也六律六同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節六舞六舞所以大合樂蓋作樂也至於與舞則所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無不備也此其所以大合樂歟先王作樂所以道和其和至矣則大同于物故奏之郊廟而天神地示人鬼可得而禮則幽而鬼神由此致也賜之諸侯或將以柷或將以鼗則明

而邦國由此和也或奏之鄉射或奏之鄉飲則內焉萬民由此諧也或奏之燕或奏之饗則外焉賓客由此安也九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其國之君爵不過子其來朝也與之燕焉樂以此作而遠足以悅遠人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羽羸之族鱗毛介之類所謂動物其祭之也樂由此作則微足以動物也然則先王作樂其和之至無所不通也如此豈偽為哉彼墨子非之奈何致鬼神示作樂所先故易之豫言先王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動物者樂之餘事故其序如此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音泰蔟七豆反蕤人誰反函胡南反射音亦夾古洽反

天道出而有數其始終有彞而不亂其先後有倫而不可逆三才之所共由三極之所共立莫不有序先王之作樂也以事乎鬼神亦謂其異位也謂其異德也則其作其歌其舞亦豈能違其序乎分樂而序之故分律而序之則自黃鍾以至于無射也分同而序之則自大呂以至于夾鍾也分舞而序之則自雲門至于大武也其序如此則象其類稱其德考其數著其義莫不具焉天者氣之始而萬物之所本也其用則神而不可測於是乎奏黃鍾而歌大呂所以尚始而貴幽而子亦丑之合也天道遠人而尊其動出與

萬物相見其澤則萬物之所同望者也此舞所以用
雲門與地者形之始萬物所聚而出焉其體則順而
不可易也于是乎奏大蔟而歌應鍾所以尚形而貴
順而寅亦亥之合也地近人而親其用也與萬物相
接焉其澤則萬物之所同利者此舞所以用咸池與
四望者繼地以生成萬物者也物之始乎生則潔齊
其成則陰之中而已非潔齊之時不足以格其神非
陰中之位不足以稱其德則奏姑洗而歌南呂以祀
四望者所以尚明而貴中而辰亦酉之合也其舞以
大磬則象其能繼地也山者以聚養為功川者以含
受為事兆于國外則賓之也故非有賓之之意則不
足以致其神非有含聚衆多為實則不足以稱其德
則奏蕤賓而歌函鍾以祭山川者所以尚遠而貴實
而午亦未之合也其舞以大夏則亦以其文明也先
妣者其德能養物而柬之皆有則也然以從陽為正
順祖為義故非取其柬物有則不足以明均養之德

非用正陽之呂不足以明其順從之序于是乎奏夷
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者所以尚親而貴柔而申亦已
之合也其舞以大濩則象其能有養也先祖者有自
强之德而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故非取帝出之方則
不足以明其始事之功非用六律之終則不足以明
其可繼之業于是乎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所以
尚尊而貴勤而成亦夘之合也其舞以大武則象其
能有功也然則先王之於祭享祀分樂而序之象其
類稱其德考其數著其義者蓋如此也所謂奏者播
之于器也歌者詠之于聲也舞者動之于容也奏以
播其器歌以詠其聲舞以動其容則其樂備矣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樂之作也以五聲八音為之
故也五聲必相雜然後成文故言文之以五聲八音
必宣奏然後有音故言播之以八音然五聲所以成
八音故先五聲而後八音文之以五聲而不言商詩
之時邁曰懷柔百神商以剛為主非所以懷柔之也

故不用焉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凡此六樂所致蓋皆合萬物而索享之之時也天曰神地曰示物曰物天神地示與夫萬物一歲之間有功于人亦厚矣先王以蜡祭索享而報之必有以致其神使至焉吾將致之以外心之禮則禮者所以事神也而未必能致之將欲致之以內心之誠則誠

者所以感神也而未必能致之將欲致之莫若乎樂樂者為同同則與物為一而莫之異樂者敦和和則與物為順而莫之乖浮以祭乎上凡高遠者無不率沉以窮乎下凡深厚者無不究以之而致天神則天神降以之而致地示則地示出以之而致萬物則萬物格此六樂所以一變始而六變終所致者所以為備矣然其所致之序則以難易為先後也羽物輕疾而川澤則虛此致之易也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蠃物蛙蠙之屬比羽物為重遲山林草木所集比川澤為實致之則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水族也又重遲于蠃物丘陵積土之敦實高大又實于山陵故俟乎三變毛物虎豹之屬其體又重遲于鱗物水涯之墳下平之衍水土交而其體卑又實于丘林故俟乎四變介物龜鼈之屬尤為重遲土示則所執在下而尤為實故俟五變致之象物恍惚無形天神則遠人而尊其致之尤難于介物與土示矣故六變而

後致之此
其序也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

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記曰十二律旋相為宫蓋十二律皆具五聲先王于祭祀其用樂也各以其義類取聲而用之此天神人鬼地祇之樂宫商角徵羽所用之律呂所以不同也圜鍾正東方之律致天神以之為宫則以天無乎不覆求而禮之宜于帝所出之方也函鍾西南方之律也致地祇以之為宫則以地無乎不載求而禮之宜以助致養之方也黄鍾正北方之律也致人鬼以之為宫則以死者北首求而禮之宜以其所首之方也圜鍾為宫而以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者是三者律呂之相繼也相繼者道之序也天任道故也函鍾為宫而以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者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相生者功之自地終功故也黄

鍾爲宫而以大吕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者是三者律吕之相合也相合者情之交人尚情故也靁鼓
靁鼗以雷爲天聲孤竹之管則以陽爲竒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則以雲爲天之施圜丘天之象也其日
用冬至亦以陽生于此故也靈鼓靈鼗則以靈爲地德孫竹之管則以陰爲衆爲小空桑之琴瑟則以陰
道爲常之咸池之舞則以池爲地之澤方澤地之象也而具日用夏至亦以陰生于此故也路鼓路鼗則
以路爲人道之大也陰竹之管則以人道左宗廟而又致以冬之日至又用陽竹之管則純于陽矣非所
以致鬼以陰竹則以陰而和陽也龍門之琴瑟則以龍能仁而人道主于仁故也又龍能變化人道之極
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則以人之所致養乎内外而盡善盡美者無以加此也然致天神以六變致地示
以八變致人鬼以九變者盖道之在天爲陰陽陰陽之數至於十有二而後周焉故時運而爲十有二月

支別而為十有二辰先王之制律也通乎月之氣本于辰之位即律以知月即月以知辰即辰以起數自子至巳六數皆陽也凡陽數之所起至少陰之申而巳盡自午至亥六者皆陰也凡陰數之所起至少陽之寅而必止圜鍾在卯太玄以為卯數六是由卯至申其辰數六而止焉者也若樂六變得非圜鍾之數于此而盡與數盡矣則所以禮天者不可有加矣天神皆降不亦宜乎函鍾在未太玄以為未數八是由未至寅其辰八而止焉者也若樂八變得非函鍾之數于此而盡與數既盡則其所以禮地者不可有加矣地示皆出不亦宜乎黃鍾在子太玄以為子數九是由子至申其辰數九而止焉者也若樂九變得非黃鍾之數于此而盡與數既盡則所以禮人鬼者不可有加矣人鬼之享不亦宜乎然則欲極之數而必本于三宮者衆樂以是為主故也盡宮於五行為土土則無不包于五音為君君則無乎不制為宮之樂

其數既盡則衆樂之所止理則然也書曰簫韶九成樂師曰樂成則告備而此則謂之變者何也蓋節奏俱備謂之成備而更新謂之變或曰成或曰變亦互相備而已然言天神皆降則凡在天者若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莫不以類而畢降矣言地示皆出則凡在地者若大示社稷五祀五岳四瀆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屬莫不以類而畢出矣于人鬼則曰可得而禮而不曰皆至者蓋天陽也位乎上而有定氣地陰也位乎下而有定形惟求之盡其道則上者降下者出至于先王先公后夫人之屬方其死也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無不之無不為求之尤難孝子之心拳拳然惟患其不至故特曰可得而禮則其禮之也若可得焉耳以此見先王致孝于親而常有不足之意矣不然則祀人鬼之禮何為獨致其詳哉或以鬯求諸陰或以焫蕭求諸陽以今日之祭為未盡而明日又求諸祊焉以此推之惟盡禮以求之

而不敢必其皆至也固其宜矣函鍾應鍾未之氣處于坤萬物皆致養函受而聚矣故謂之函鍾亥之氣則午美極矣純用事而不逆乎陽故謂之應鍾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縣音懸

宿縣者祭前之夕列于筍簴也以聲展之者五聲十二聲皆展之以調其器也夫祭祀所以致和以格神者存乎聲聲之所以和者存乎器聲之出乎器者茍或不和則有乖而已則天之大神地之大示人之大鬼其可得而格之乎然則大祭祀者尤致敬之至故宿縣遂以聲展之而異于他祭也王夏肆夏昭夏三者皆詩篇之名古者以詩為樂章各依其人而奏焉九夏之文雖不見于後王以理推之所謂王夏者言

王之德而已宜用于王故王出入則奏王夏所謂王出入者謂王于祭祀之時出入乎廟門也直而自遂之謂肆尸以象乎神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尸出入則奏肆夏所謂尸出入者謂祭祀之時尸出入乎廟門也神散而為明明散而為昭牲以致味行乎愛敬而親鬼神者在此宜致其精明以歆鬼神焉故牲出入則奏昭夏所謂牲出入謂王祭祀之時迎牲以出入乎廟門也尸出入奏肆夏而古者享元侯亦奏肆夏以承賓之禮猶承神故同用肆夏也謂之肆夏則夏大也文明也以樂歌之文明莫大乎此故也

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騶側留反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故凡樂事用舞則帥國子而舞也大饗之禮殺牲于廟門之外故不入牲然承

賓事之大猶承神也故筵國賓于廟不見凶服刑人祼獻之禮皆如祭祀焉用其主故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所謂大射將祭而擇于士之射于禮大故謂之大射其射在于西郊之虞庠王之出入令奏王夏以王德為主也及射令奏騶虞則以樂仁而殺以時為義也鐘師掌九夏凡樂以鐘鼓奏九夏則大司樂所令者令鐘鼓奏之也詔諸侯以弓矢舞者則諸侯之來助祭而預王之射也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于樂而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政也大司樂則詔其升降揖遜之儀焉儀禮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升降之儀者亦以此也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

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宥音又傀音詭去上聲

王曰一舉所食者少牢乃常食也大食者大牢非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而朔食大牢所謂大食者其朔日之食乎夫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也侑之以樂所以和其心志而致氣體之養焉又况王者憂樂以天下為事無大荒無大札無天地之裁無邦之大故而主可以樂之時此所以大食之三宥大司樂皆令奏鐘鼓也鐘鼓者樂器之大所以節樂豈非稱其禮之大與詩或言鐘鼓既設或言於論鼓鐘者亦舉其大者而已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此謂

常食之禮也至于王齊日三舉亦大食之禮與王師大獻令奏愷樂者夫心之為物在志為喜愷者喜之屬也失志而懼則腎或使之也失志而憂則肺或使之也失志而怒則肝或使之也無懼然後有喜無憂然後有樂無怒然後有愷南風謂之凱風者天地之怒氣散焉故也王師大獻奏愷樂者人之怒氣釋焉故也樂師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鎛師軍大獻則鼓其愷樂然則大司樂所令者令其屬而已所謂王師者王親征伐之師也蓋非王親征伐而奏愷則非大司樂之所令也王親征伐不言軍而言師者不嫌其不成軍而軍亦不足稱也故稱師而已王者憂樂以天下凡日月食至於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此所謂憂以天下也憂之日短則令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或曰異災或曰大災者異災則非常矣然不必大大災則非小矣然而不必異傀之字從人在左從鬼在右鬼勝人也鬼勝人則鬼有靈饗而傀異所

以出也大傀又傀異之大者也或去樂或弛縣亦稱其事變而已夫樂者聖人之所樂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也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中正則雅淫哇則鄭凡建國禁其淫過凶慢之聲者所以尚中正也淫聲則不正過聲則不中凶聲則不善慢聲則不肅凡此皆大司樂之所禁也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以放鄭聲者亦以此也廞樂器者若笙師廞笙與庸器廞筍虡籥師廞樂器而大司樂皆涖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拂一音弗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以下大夫四人為之則所以佐大司樂教其屬者也故以樂師名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自雲門至于大武六者舞之小者也于樂師言小舞則知大司樂所教者其舞之大者與析

衆繒以成體其用也有衣被之象有帗除之名者帗舞也析衆羽以成體其用也有分辨之形有翼蔽之義者羽舞也皇則陰類而為其類之長者也陰中之陽也取其羽以致飾焉者皇舞也旄牛之為物土獸也强而順者也取其旄以致飾焉者旄舞也干舞則兵舞人舞則手舞而已凡此皆樂師之所教而國子之所學者與樂師有六舞而舞師之所教止于四舞而無旄舞與人舞者蓋樂師教國子小舞故凡舞之小者皆教之舞師教其所用者故止於四舞而已舞師先教兵舞而樂師則先教帗舞者舞師以所用祭祀大小為先後樂師以所教之序為先後教則以用之所能任者先之若所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同意人舞則非舞之正故列于數者之末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

節

盛德之至非特動容周旋中于禮而其節又比于樂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則王之進退一成規一成矩有可觀之容可象之則矣然則樂師之所教者教作樂者而已鐘師曰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謂此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堂上之行而肆夏作門外之趨而釆齊作一行一趨皆有儀其儀則與樂節相應不可以不豫教焉行則奏肆夏者行則緩緩則有直而自遂之意故奏肆夏趨則釆齊者趨則疾疾則欲齊而整肅焉故奏釆齊蓋肆夏則取其直而自遂釆齊則取其齊而整肅也王之行趨既然而車之疾徐如此故曰車亦如之且王于賓客饗食則在廟其燕則在寢或步或乘其出入皆有儀則王之進退豈苟乎哉玉藻曰趨以釆齊行以肆夏先趨而後行者以外而入內也此先行而後趨者從內

而出外也行趨以肆夏采齊此王接賓之儀環拜以鐘鼓為節又是賓拜之儀也環拜謂列而拜以拜者非一也必以鐘鼓為節以環拜者禮之大也有大禮必有大樂以和之則鐘鼓者樂之大故也鼓陽聲以作之鐘金聲以止之作止應鐘鼓則其儀不忒矣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夫射者所以觀德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其容體必貴夫比于禮其節必貴乎比于樂此王與諸侯御大夫之體所以有樂章以為之節也騶虞之詩言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則王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也射儀載貍首之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則諸侯以貍首為節者樂御

而射以禮也采蘋之詩言能循法度則大夫以采蘋為節者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不失職則士以采蘩為節者以樂不失職也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則射者士之職也此所以有取于不失職之義與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

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序事謂陳樂器及作樂先後之序也凡有所正者皆政也樂政則正其器與其聲之類也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謂小祭祀之事令奏鐘鼓則令其屬也小事樂師令之則大事大司樂所令也禮以陳為備樂以奏為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樂則樂成而後告備凡樂一變謂之一成如天神之樂成于六變地示之樂成于八變人鬼之樂成于九變也必告備焉使知其成之數也禮有體故以陳為備樂出虛故以奏為備此禮樂告備之別也詔來瞽臯舞者臯緩也詔瞽使來而詔舞使緩也蓋瞽無目非可以觀眡舞有節非可以過于速也徹祭必歌雍者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取其和而敬故也人之情樂于始者或倦于終篤于暫者或怠于久于祭之終猶不失其敬以和此誠之至也歌雍學

士也樂師則師之而已令相則令相瞽者也饗食諸侯序其樂事者饗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序其樂則其作樂亦有先後之序也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則承賓猶承神也燕射謂王與羣臣燕而行射禮也射夫衆耦之人也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大夫士以三耦師其耦而治之者射人也師之使舞者樂師也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諸侯尊故也樂師師射夫射夫卑故也飲燕之間必用射豈特爲以禮觀德而已抑又爲有事之備焉夫武不可忘又不可黷先王寓于爲禮之際則人習之而不知其爲武備矣樂出入鄭氏謂笙歌舞者及其器是也必奏鐘鼓所以爲之節也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故樂師則教愷歌記曰比音而飾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言令愷樂則歌在焉樂師教愷歌而已歌出于人聲有倡則有和故樂師倡之使所教之瞽矇和焉然言凡軍大獻則非必王親伐之師也言歌不言樂則以其事小于

王師之大獻故也其言軍也亦以明非成軍無大獻之禮也凡喪陳樂器則明器也陳而不作猶大喪之𣪠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所以陳之而已序哭亦如之亦樂師師樂官也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樂師又師樂官而哭樂器以明先王之盛樂感人之深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故睹器而思其[illegible]則哭其哭也必使樂師師而哭亦以明哀樂之相亦此意也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樂

周禮詳解卷二十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許烺

謄録監生臣蕭津